

□散文诗

村庄的背影

孙功俊

那个名叫垅埂的小村

如果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查找，那个名叫垅埂的小村，会隐藏得很深很深，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。

如果在一张安徽地图上查找，那个名叫垅埂的小村，同样会隐藏得很深很深。但它旁边显示的巢湖，就会露出一片蓝色的波浪来。

如果在一张庐江县图里查找，那个名叫垅埂的小村，就有点藏不住了，就会彻底地一下暴露在前。

它的房屋，它的稻田，甚至它升起的一缕蓝色炊烟，都会毫无保留地裸露在我深深的乡思里。

一次次地写到垅埂

仿佛命中注定，你是我的故乡。像我一样卑贱，像我一样弱小，像我一样面对生活低着头。用身体里的盐和天空下葡萄的身影，换着夏天和秋天的粮食。

而在一些文字里，我一直叫她垅埂。一大群孙氏的兄弟姐妹，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，大地一样沉默，泥土一样古老。

村南的白湖，我们一直叫做大白河；村北是一个又一个她姐妹般相似的村庄。

雨水从天空一滴滴落下，风把庄稼一年一年吹熟，把村里人一茬一茬吹老。

有人在这里出生、成长；有人在这里老去，默默过完一生；有人从这里出发，从此远走他乡；更多更多的人，守着她和她怀抱里的贫寒与温暖。

在这个世界，除了她，没有人记忆着我的童年。

在这个世界，除了她，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，让我如此热爱、牵挂、记忆与疼

痛。

一次次在梦里紧紧地亲近。

一次次在现实中又匆匆地远离。

这个村庄与我有关

这个村庄与我有关，这个村庄的一片屋檐与我有关，这片屋檐下的某个人与我有关。

这个村庄的白天与我有关，风刮起来，我飘成一片树叶；雨淋下来，我开出一朵水花。

这个村庄的夜晚与我有关，月圆时，是满满的祝福；月缺时，是深深的思念。

这个村庄的村道很窄，但和我无关，我只想成为他回家的那条路。

这个村庄的夜晚很黑，但和我无关，我只想成为他床头的那一盏。

蛙声：一种民谣

在村庄的田野上，流行着一种最朴素的民谣。它水一样柔和，回荡在我春天的家园。

这民谣，有着抒情歌曲一样悠扬的曲调。清脆的音符，使天地湿润，使阳光明媚。

蛙的身影，蛙的面容，仿佛是看不见的。

它在整个家园。

它在整个民间。

墙上挂着一把锄

墙上挂着一把锄，身影逐渐斑驳，诸多的陈年往事锈进了岁月里。

所有的经过都有记忆，一把锄也不例外。

那些锄过的杂草，锈进曾经的梦里；那些大豆、花生、芝麻、红薯经过的夏天，

锈进远处的风景；那些春天飞起的柳丝，锈进旧时的斑斓。

父亲已经走远， 荷锄人无法从时空中折返。

挂在墙上的一把锄，只能木然地看着自己锈迹斑斑。

想念麦子

六月的乡村，到处弥漫麦子成熟的气息。

这个时节，我很想到田野上走走，穿着母亲做的圆口布鞋，迈过丛丛杂草。

青蛙跳跃田间，以这种朴素的方式让道；麦穗点头哈腰，醉人的麦香沁入肺腑；布谷鸟不停鸣叫：“割麦，插禾。”

我真想弯下腰身，像村庄的父老乡亲们一样，摸一摸沉甸甸的麦粒，看一看绿油油的家园。可我笨拙的手势，却被挡在了几千里之外的异乡。

空 巢

主人走了，房屋院子还在。满目荒草，替主人坚守一块阵地。大门不知被谁拆走了，留下的两个门框，孤零零地相互守望着。

风走了，门前的那棵梧桐还在。越长越高也越茂盛，不知道在等谁。

阳光今天走了，明天还会再来。这家主人走了，还会再回来吗？

我只是偶然路过，却忘不了门前的那株梧桐，在夏日显着少有的绿意。

写诗的父亲

父亲是个民间诗人，土地上的一株株庄稼，都是父亲亲手写出来的一首首诗歌。

父亲写诗很辛苦，每一首诗，都要从

春天写到秋季。父亲写出的诗歌，虽不能在报刊上发表，但这一首首诗歌，足以让我们全家衣食饱暖。

如今，父亲已不再写诗，笔早丢进角落里。但父亲却常常望着村庄的那一片土地，想起他写诗的那些日子。

再写青草

再次写到青草，春天已经走远。它独自守着平淡的心事，就像一些人，胸怀大志，委身民间。

在乡间，青草最终慢慢枯萎，或变成牛羊们的饲料，或当作柴禾燃烧。青草不像那些花朵们，浓妆艳丽，站在各种的风景里。

那些牛们羊们，它们是乡村最朴素的文字，在青草的脚下排列成诗行。

以农人的名义

风解开了村庄夏天的纽扣，田野，用一场赛跑赢得小麦。

村庄的肌肤被麦子映黄，农人的汗水将镰擦拭得闪亮，似一弯新月，高高挂起。

当麦浪覆盖整个乡野，村口的一棵老槐树，静静地守候逐渐消瘦的池塘。田埂边木刻般的老人和吃草的牛，成了一帧风景。

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村庄人，常年跻身城市的边缘。记忆里无数次关不住的乡愁，一下暗淡了我的目光。

行走在被岁月揉碎的阳光下，在喊疼的家园里迷失。沿着野草疯长的田埂，我分明看到一群蚂蚁正焦急地逃离。

站在村庄荒芜的田野，以农人的名义，举起锈迹斑斑的锄头，又缓缓放下……



小船悠悠 杨 南 摄

□诗 歌

从父亲的目光出发

丁梅华

漫过清晨的曦光
在潮汐来临的时候
再次在故乡的字里行间
读懂了家园中袅袅升腾的炊烟
读懂了父亲熟悉而又陌生的情怀

从故乡到远方
距离已不再遥远
从一种过程到一种过程
相逢已不再是诱惑
从一个城市到一个村庄

已不再是一次轮回

从父亲熟睡的梦境出发
沿着田垄上原汁原味的诗韵
最真的梦是纸笔心语的倾诉
最真的情是风雨历程的生死与共

从父亲泪眼迷蒙的回首中出发
沿着注视中深深浅浅的小径
最真的旋律不再是心灵的搁浅
最真的祝福不再是黑夜温存的返青

□微小说

麻袋里的酒

楚仁君

摸一个出来，都能把你喝到桌底下去。”

几个表兄弟并不搭话，只是嘿嘿地笑。看来，他们是有备而来。

不出所料，大桌上刚摆了一碟盐豆子、一盘花生米，斗酒大战便全线打响。我们五弟兄对阵五个表兄弟，正好十个人，没搭外手。大家都敞开酒量，你一盅我一盘地对决起来。

酒战正酣，坐在上首的大哥忽然使了个眼色，我们弟兄几个心领神会，立马分头寻找对象，一对一地单挑。因人而异，各展强项，有的是“三星照，四喜财，五魁首”地划拳，有的是“老虎杠子鸡叨虫”地打老虎杠，还有的是“大头小头”地猜洋火棒……五花八门儿，无奇不有之。

一时间，大的，小的，粗的，细的，各种叫喊声混合在一起，地动山摇，直把房笆上的土震得扑籁籁地往下掉。菜碗上落满了土屑、烟灰、唾沫星子。

这顿酒喝的时间真叫长，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几个表兄弟真都喝到桌子底下去了，一个呼天抢地的哭，一个躺在自己吐

□散 文

花 饽

陈嘉瑞

三月伊始，百花盛开，一阵风过，常常就会落英满地。这万般色彩的花，除却可赏，可赞之外，有些还可食用，这便是古时的“花饽”。

“花饽”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词，“饽”是饭食的意思。“花饽”指的是用植物的花卉做食材，制作可以吃的精美食品。

应该说，人类食花的历史是比较悠久。当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，开始采食植物果实的时候，植物的花卉也就开始进入人类食物的范畴了。

商初大臣伊尹，幼时为庖人收养，故而当初就精通烹调之术。他在“果之美者”中说：“菜之美者，昆仑之草，寿木之华。”“寿木之华”，即不死树木之花，说明商时人们的菜肴概念，是包括了植物的花卉部分的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将菊列为草中上品，认为“服之轻身耐老”。屈原的《离骚》中有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句子，显出战国时代食用花卉之端倪。到了汉代，菊花、兰花依然为人们食之所爱，并且开始用之酿酒。到了唐代，鲜花入菜的记载就更多了。魏征的《五郊乐章》有：“蕊蕊兰羞，芬芬桂醕”，说的

是在皇帝与百官举行的祭礼上，有兰花做成的佳肴和桂花酿造的美酒。同时，李峤的诗说：“令节三秋晚，重阳九日欢。仙杯还泛菊，宝饽且调兰。”王维的诗说：“芍药和金鼎，茱萸插玳筵。无穷菊花节，长奉柏梁篇。”说在重阳节的宫廷宴会上，花饽并不局限于菊花这一当时令花，宫廷厨师还在菜肴中加入了兰花、芍药等各种花卉，展现了当时高超的烹饪技巧。

说到花饽，值得一提的还有武则天的“百花糕”。据《隋唐佳话录》记载，有一年花朝节到了，武则天率领宫女们游园赏花。看着那些争奇斗艳的各种花儿，武则天突发奇想，令宫女们采下大量的各种花朵，回宫按她设计的

□散 文

风中的麦香

燕鸿波

下了立交桥，我把两侧的车窗落下来。风趁着车窗落下的功夫钻进车里。仲夏时节的风带着季节的热辣，把人的脸吹得热乎乎的。不过，这股热风好像有些不同，它似乎是带了些味道的，我使劲地嗅了嗅，谜底终于解开——是麦子的香气？

我看了眼车外，找到了答案。柏油路两侧的麦田一望无际，满眼墨绿尽收眼底，这偌大的麦田宛如一条条长长的绿毯铺向天际，蔚为壮观。在那墨绿的麦穗之上还宛着一层淡淡的金丝黄，黄绿交错，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田园风光图。车上看总是不过瘾的，索性把车停了，走进麦田近距离观赏一番。

站在麦田前，空气中四溢的麦香味使我恍惚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熟悉的麦香了，这一片黄绿也已许久未见，如今复见闻，不禁泪眼模糊。

我随手拔下一株麦穗，放在两掌间不停地揉搓，搓完，用嘴轻轻一吹，外皮随风散落，掌间显现出饱满的麦粒。手一抬，脖一扬，麦粒被我丢进嘴里，牙齿轻咬，汁液四溅。这麦香还是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。农村出生的我，吃了不少软嫩可口的青麦，以至于麦子那特有的香味早已烙印在我的心间。

麦子如人，不同的阶段姿态也不尽相同。幼麦嫩绿，柔柔嫩嫩，可爱娇人；青麦墨绿，直直立立，粗壮挺拔；老麦金黄，弯腰弓背，静谧祥和。幼时，每逢夏季，我总要去地里走一走，

方法，将花和米混在一起捣碎，上锅蒸制成糕，命名为“百花糕”；在花朝之日，用这种香糯可口的点心赏赐群臣。这应是典型的花饽了。食用牡丹的记载，从南宋阙名的《客退纪谈》可见：“孟蜀时，兵部尚书李昊每春时，将牡丹花树枝分遗朋友，以兴平酥同赠，且曰：‘俟花凋谢，即以酥煎食之，无弃浓艳也’。”将牡丹花，用兴平酥这种油来煎后食用。兴平位于如今陕西的关中，这里的酥油，在当时应该比较有名。这是用油煎花卉的记载。此外，宋人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中，记载了十余种以花为主料或辅料的饮食加工方法，是中华夏历史上珍贵的文献。花之多，有梅花、牡丹、荷花、栀子花、文官花、菊花、桂花等，做法有蒸、煮、煎、炸、余等，其形类有菜、饭、粥、羹、糕等，丰富多彩，不一而足。到了明代，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之一的“饮饽服食笺”中，收录了先朝各代的花饽食谱。至于清代的各种著作，编辑花饽的内容就更多了。至此，花饽发展臻于全盛。

花饽的发展，一直是皇家、民间两条线。民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，平民食花的资料看到的不多，更多的倒是朝廷的御膳及高门大户的朱门厨房，他们的各种花饽制作及享用展示。上层社会的这一习俗，其中更有文人雅士参与其中。明末复社“四公子”之一的冒辟疆，在其所著的《影梅庵忆语》中，追忆他与秦淮名妓董小宛从相识到相爱共同生活的种种场景，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蒲藕笋鲜，鲜花野菜，枸蒿蓉菊之类，无不采入食品，芳旨盈席。”此处，秀色可餐的花饽，已成为文人雅士养生、养心、养德的一种生活艺术。

其实，民间的花饽不乏例子。如北方乡下的“槐花麦饭”，就是把新鲜的槐花采下来，拌上面粉上锅煮熟后食用，属于地道的花饽，其香甜与营养，使一代代人深存记忆。

□随 笔

酒 风

张 正

我们这里请人吃饭，不说吃饭，说吃酒，或者喝酒，“哪天我请你喝酒！”其实被请的人未必喜欢喝酒，意思是来吃顿饭。喝酒和吃酒，含义有细微区别：没有具体事情，仅仅为了联络感情，叫喝酒；有婆媳妇、嫁女儿、过生日、进宅这样的喜事，叫吃酒，那是要出份子的。若有人说“哪天请我吃饭”，说话的人，大多是女性。男人，哪怕平时滴酒不沾，说话也要有十二分豪气：“哪天我请喝酒！”虽然发出邀请、希望受到邀请的，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话，只不过是场面上的客套，那个气概，还是有一点男人味的。关系比较熟的，人又像我这样比较不自觉，性格比较爽直的，不喜欢虚礼，有人发出邀请：“哪天有工夫我请你喝酒！”我会说：“我现在就有工夫。”要么：“改日不如撞日。”我不轻易主动说请人喝酒，说了，一定要及时兑现，说到做到。

一张酒桌上，喝酒的人相互不说话不可能，通常的情况是，酒杯一端，彼此嘴巴就管不住。我不大喜欢酒少话多的人。酒桌上说话，还是以言简意赅为妥。不要“一言堂”，发表宏篇大论，那样既耽误大家喝酒吃菜，又不注意公共卫生——你唾沫星飞溅，别人还要不要吃了！那种自己不喝酒，光会劝酒，闹酒，废话说上几筐几斗，面前杯子不见浅一点的人，我也不喜欢。喝酒，喝的不光是酒量，谁的身体都是肉做的，几杯酒下肚，大多人的感受应该差不多，喝的还是勇气和性格。不能因为我多喝了，你少喝了，你就开心，像占了大便宜，觉得自己智商高人一等。酒量有大小，谁喝谁快活，喝酒应以自愿为主，不要劝人太凶，强人所难。那叫霸王酒，迟早要喝出事。我最不愿意遇上的喝酒场面，是一桌上的人分出三六九等，有人像主持什么重大会议一样板着“政治脸”“老板脸”，桌上只有一两两个人可以说话，其他人均唯唯诺诺，或默不作声。那不叫喝酒，叫陪酒，活受罪。有人将酒桌看成是官场、商场等职场的延伸，我不习惯。在我眼里，喝酒是为了放松身心，是一种享受。我最希望遇到的酒友，是性格比较安静的，桌上也说话，一人一句，不紧不慢地说，不说酒也不说工作，只说些有趣的闲话，偶尔话断了，冷场了，喝酒，再说新的话。谁也不劝谁多喝，你斟满，我也斟满，彼此喝得七不离八，“好了，我够了！”好，那就大家都够了，都不要再喝。多好！

我一向认为，吃饭是生理需要，不得不吃；喝酒属娱乐活动，乃精神需要。酒，让男人累许多；没有酒，男人更累。有工作任务在身，常常不能喝酒，所以才有纪检、公安等部门严格的“禁酒令”。任务一旦完成，可以放松一下，如果是重大任务胜利完成，还应该摆一摆“庆功宴”，开怀畅饮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喝酒，千万不能触及公款吃喝、大吃大喝、酒后驾车等“高压线”。同事、朋友、亲人间的正常交往还是不可少的。喝酒的最佳时间，无疑是晚上。神仙也要吃饭、睡觉，晚上吃饱喝足，上床呼呼大睡，调整一下，第二天同阳光一起醒来，心情明媚无比。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，曹操的“忧”，正是我所谓的男人的“累”，有时我也说“乏”——酒可解乏。一个阶段，全身心专注于某样事情，会感到十分困乏、厌倦，甚至生出退缩、放弃的心思，这种情况下，不妨喝点酒，喝得微醺，暂时忘掉一切，放松一下自己，然后重整旗鼓，重新振作精神，继续投入先前专注的事情。酒后的我，是一个新我，精神焕发，精力充沛。当然，是适量喝酒，不能过量。什么叫适量，各人依据自己情况而定，以不误事、不出事为前提。酒后驾驶，是开车人的大忌。满嘴酒气，对服务对象指手画脚，是窗口工作人员的大忌。脸红脖子粗，对来访群众口吐狂言，是执法者的大忌。沉迷酒海，清醒的时间少，糊涂的时间多，是为官者的大忌。我们这里乡下，男人酒喝多了，女人会骂一句颇粗俗的话。这是人的错，非酒之过。不要说酒，就是水，人掉进河里，喝多了，也会死，我们不能因此污蔑水不是好东西。好与坏，实在不是评判酒的标准。关键在喝酒的人。端起酒杯就把自己往死里喝的人，不死在酒方面，也会死在别的方面。人品看人品，一个人喝酒时的种种表现，也是他性格甚而人格的展示。至于吃了不该吃的，那更是“品”行不佳，为法度禁止。